

機文明

昌良旅

警語記



明 良 記

楊 儀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明良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第五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良記

本館據硯雲甲乙
編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明良記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遂一望。盡得其概。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爲御史。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曰。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謂曰。尙書導輿。

罷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英宗始稱三楊爲先生。是時尙書猶名也。至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尙書曰老尙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爲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

舉乾德故事諷之。

時端肅公與晦菴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

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并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胥口一簑烟又曰綠簑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壽王少傅詩也。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

千場其放
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爲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錢。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尙少。在蜀築牆。亦得二錢。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爲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爾不着。

邱瓊臺濬。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內侍執燭。將去。燼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昕爲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傅忍饑倦見桓溫事相類。豈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耶。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尙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躋顯貴。特兩簷。

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服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鸛鷺當堯陛。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尙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鵝一隻。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爲之。然尙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真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壘鑿竅方寸者一。又以一壘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發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尙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頒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孝宗欲冊妃。上疏練之。張后深以爲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得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爲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諸老。謝答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

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侂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臺爲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卽用其語爲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旻然也。

毘陵王綏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善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爲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蕤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莒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爲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瞪目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求旨。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爲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爲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卽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

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泰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尙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時諸臣隨駕者。並疑

察之。彬方熟睡。時帝在外。夜多不寢。或言彬謀誠有之。兩發而兩遇山鳴。帝因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乎。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兄麟。官至方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

一笠。帝曰。官許久。尙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

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卽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

曰。以城爲索。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

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

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我復爲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率

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士豈少哉。吾意已

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額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

楊遵穀諱爲莒。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曰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爲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卽以狀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爲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斂具還。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爲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旦詣謁文廟時也。莒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迄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爲邱陵之狀。高輿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爲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莒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納旣致政家居。其子侍御某。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逕渡歸省。公怒甚。不容

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無驚鈍。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爲棄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日。敕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孰顧之哉。然則人。以才智自恃者。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懼驚迸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爲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皴劈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畫苑中頗爲乏人。如戴進最爲名手。爲謝廷循輩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畫法盡失。去古益遠矣。

鍾後以玉音自榮。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知鉤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發化外。赭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譙樓臺基。卽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

洪武中。吏部尙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旣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尙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卽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卽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尙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卽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

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至自南京。聖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爲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卽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旣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汊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淳化逆旅。主人有女。爲妖物所憑。間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正統間。麓會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爲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酋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曾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爲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讎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厮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爲民當差旣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益爲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爲犬豕糞狀夜密棄牆根草際晝取爲食使者見之以爲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鷓鴣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石亨謀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旣而通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興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爲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爲眞病且泣且救來興歸報通以亨旣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爲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興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興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卽還寫書復而主旣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興石亨舍人謂興至已大醉入門卽臥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尙未面也其夜興臥亨家十